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四十四回 薛姨媽無心獲玉 王舅母稱願結姻

話說夢玉拉著他娘兒兩個放聲大哭，正在傷心，忽聽耳邊有人高聲喊叫，忙回頭睜眼，見是徐忠、趙祿同定兒等都在炕前，問道：「大爺為什麼悲哭？若是想家，咱們明天就起身回去。倘若身子不自在，去請醫生趕緊調治。」夢玉一面擦眼淚，起身說道：「忽然夢魘，並無別故。你們不必驚慌。」命定兒倒茶，取熱水洗面。眾人見大爺安好，俱皆散去。茗煙進來磕頭，夢玉見他上下一新，篋了頭，修過臉，不過餓的黃瘦些兒，站在面前，倒還不討厭，心中頗覺喜歡。吩咐定兒領他去見徐忠、趙祿、同事眾人，就派他一體伺候。自此以後，茗煙有了歸著，這是忠心為主的報應。且說夢玉洗臉之後，坐在外間炕上，細想剛才夢境歷歷在目。惜乎沒有問得姓名、住處。我同他從未見面，如何承他有這番雅愛？真是奇事。若真個只有母女二人，倘這老母去世，眼見癡情閨秀定遭羅刹府君，豈非天地間一大恨事？我夢玉自負多情，若是真有夢中人，豈肯忍心不顧呢？但是叫我從何訪問？真令人悶死。正在左思右想，常兒們進來擺飯。這茗煙從小兒在賈府出身，又是伺候寶玉的心腹，一切規矩體度與夢玉十分合式。徐忠等見他服侍大爺比別人勤謹妥當，都相待甚好。

夢玉自這天哭醒之後，眾家人恐大爺在街上受驚，力勸在家靜養。不得已勉強坐了一天，甚覺氣悶，對徐忠們道：「我帶著茗煙，就在左近逛逛，不到遠去，諒亦無礙。」兩個老人家恐大爺悶出病來，只得吩咐茗煙等小心伺候，不要去遠。眾小子答應，跟著大爺離了榮府，順著腳隨便閒走，甚覺爽快。

轉過幾條街，來到一條後街，兩邊盡是鄉紳宅第，門前那些奶娘、僕婦抱著姑娘、哥兒玩笑。見了夢玉倒像都是認得的。

主僕們剛走到一所舊宅子門前，裡面抬出一乘青紗二人大轎，坐著位四十多歲的太太。夢玉站在一旁讓轎，望見紗窗裡這位太太長眉細目，富厚大方。那轎裡太太也一眼看定夢玉，相去不過二尺遠近，只聽見那位太太叫道：「孩子，你怎麼帶了茗煙躲在這裡，也不怕苦壞了你那母親？」吩咐住轎。後面家人、小子立刻過來，將轎歇下。這位太太走出轎來，一把抓住夢玉往裡就走。夢玉正看的出神，不提防被這位太太拉進宅去，不知是什麼緣故。茗煙後面瞧見，心中大喜，跟著一同進去。來到大廳，那位太太坐在一張大椅上也不說什麼，拉著夢玉放聲大哭，十分傷感。夢玉摸不著頭路，瞧見茗煙跪在下面磕頭。有一個白胖標緻姑娘見太太哭的傷心，他十分動氣，怒衝衝過來拉著夢玉的手，在膀子上狠狠咬了一口，也鼻涕眼淚的哭起來。定兒、安兒呆呆瞅著，再也想不出這緣故。彼此說道：「咱們大爺真是個破蒸籠的蓋子，到處惹氣。但凡走上街來，一准就有亂兒。這怎麼說呢？」兩人正在叨叨，只見那位太太止住哭聲，用手指著茗煙，罵道：「你好大膽，拐騙了主子，躲在這兒。神佛爺保佑，叫我今日無心遇著，還有什麼說呢？且打一頓，再送衙門治罪！」吩咐眾家人：「快與我結實打這奴才！」那胖姑娘含著眼淚，氣烘烘走上前去，向著茗煙咬著牙打了兩掌。眾家人的鞭子像雨點似的渾身好打。夢玉十分不忍，瞧著難過，不覺放聲大哭。那位太太吩咐止打，勸住夢玉的哭，叫茗煙跪上，問道：「你同主人前後逃走躲在這兒，到底是個什麼主意？你主僕們打扮的這樣體面，是那兒來的？」

你若說一個字的謊，我將你的牙都拔掉！」茗煙磕頭答應道：

「奴才不敢說謊。」就將當年離府之事，直說到現在情形。那位太太聽說，忙拭乾眼淚，拉著夢玉仔細看了一遍，說道：

「明明是我的寶玉，你怎麼說不是呢？」定兒、安兒才知道這位太太又是錯認了人，忙上去請個安，說道：「回太太的話，咱們大爺實在是禮部尚書祝大人的少爺，榮國府賈太太的姑爺，現在榮府收拾宅子。茗煙實在並不說謊。」夢玉忙問茗煙：

「這位太太是誰？」茗煙答道：「這是寶二奶奶的母親，薛家姨太太。」夢玉道：「哎喲！原來是寶姐姐的母親，就是我的母親一樣。雖然認錯，到底不是外人。」趕忙跪下說道：「寶二哥做太太的女婿，不能終奉慈幃，忍心撇掉父親妻子倒去出家，怨不得太太傷心悲苦，實在令人可恨。今日天幸與太太相遇，夢玉情願繼與太太為子，奉養高年，代寶二哥報答剛才相見這番傷心慈愛。」說畢，拜了八拜。

薛姨太太淚落如雨的說道：「害了我苦命的女兒，悔也無及。適才相見，悲慟切心，無暇細問。今蒙不棄，甚覺抱慚。

但是雖非買家之子，到底是買家之婿，終不離至親骨肉。我認婿得子，不幸中之幸事，甚慰我心。」夢玉大喜。拜畢起立，身旁眾家人給太太道喜。薛太太拉著夢玉細看一會，歎聲不絕，說道：「如何能夠長遠相依，死也瞑目。」回頭向茗煙點頭贊道：「好孩子，忠心可喜。我剛才錯誤打你。這紅綬自小在我跟前，很能乾勤謹，同寶姑娘十分相得。適才打你兩下，這是他同你一樣忠心為主，一時激於義忿，都是我的冒失錯處。我這會就將紅綬許你做個老婆，過一半年等我跟前有得力的交待後，再給他出嫁做親。」茗煙答應，忙跪下叩謝。紅綬低著頭，正要進去，被夢玉上前抓住，說道：「恭喜！兩個嘴巴打出理來了。但是好沒因兒的咬我一口，叫我這會兒還是怪疼的，怎麼個賠還我呢？」紅綬笑道：「等我各自各兒咬兩口，算賠了你罷。」夢玉道：「那不能，必得我親咬兩口才算。」說畢，抱著那胖脖子上，咬的紅綬笑成一團，引的薛太太吃吃大笑，向夢玉道：「你二哥哥今日往六舅母家赴席，晚上才回，你跟我進去拜見嫂子，再將同我姐姐家結親之事及如何來修這房子的緣故，說給我聽。」夢玉答應，跟進上房。二奶奶邢岫煙出來相見，也駭了一跳，笑道：「怨不得太太要認錯，真是寶兄弟的化身。這怎麼說呢！」叔嫂拜畢，奶子抱兩上小姪兒過來磕頭，薛太太吩咐坐下。夢玉將結親、修屋的原委細說一遍。

婆媳十分歡喜道：「實在是珍珠的福氣，得這樣一個好姑爺！這是各人的福命。我那天聽見柳太太說，你丈母要回南，我想著也不過白說說，未必就能動身。誰知你來給他家修屋子，這回南一定是准的。不知我進去可能見面？」夢玉忙問道：「媽媽剛才說那位柳太太？」岫煙就將路上結親之事細說一遍。夢玉驚喜道：「誰知你老人家是緒哥的丈母！」也將在揚州相會分別的話說明。彼此大笑道：「這才叫做有情的都成了眷屬。」薛太太吩咐，去叫祝府徐、趙兩管家來說話。丫頭答應，傳話出去。娘兒們暢談一會，見門上家人帶著祝府兩管家進來請安。薛太太指道：「你們大爺是我姐姐的女婿，又是我的認繼兒子。我不見面就罷，既與相見，豈可令他一人住在外面？」

別說是你家老太太知道要怪我，還管對不得我姐姐。不用說是一定要住在我家。不但大爺該住在我家，連諸位管家們給我姐姐家收拾宅子，辛苦勞乏，實在叫我心裡很過意不去，住在這兒粗茶淡飯可以略盡點兒心，別叫管家們怪受委屈。」徐忠、趙祿齊聲應道：「賈府的差使，就是自家主人事務一樣。姨太太吩咐，大爺應分搬過來住，再派茗煙、定兒們在這兒伺候。

餘下的在賈宅裡照應，催著趕緊收拾，恐工匠人疏忽。」薛太太道：「兩位管家既是這樣說，竟依你們辦罷。」徐忠們答應，出去將大爺同茗煙、定兒們都搬到薛宅來住。薛太太將夢玉帶在自家屋裡，就派紅綬、紫雲照應伺候。

是晚薛蝌回來，弟兄見面，甚屬親熱，彼此談的深相契合。

薛蝌對母親說道：「我瞧寶兄弟差的多著呢。像玉兄弟溫文風雅，語言敏捷，舉止大方，真是一位翩翩佳公子，令人喜愛。

當年寶兄弟何曾有這光景，成天躲在大觀園，同幾個姑娘們鬧做一堆的，不是病就是發昏，你老人家白著了好些急。自寶妹妹完姻後，他更鬧的呆不癡兒的，同咱們從來沒有坐下說幾句話兒，連你老人家跟前，也不見怎樣親熱。幸虧被人騙去出家，若是留在家裡，我瞧著一點兒沒有出息。」薛太太歎道：「地根兒我瞧那孩子原是好的，後來誰知他撇了父母妻子做出這樣絕恩斷義之事。我早知道後來是這樣，不如讓他同林姑娘結了親，一個無情，一個短命，倒也罷了。何苦害寶姑娘一生飲恨？人家有好姑娘，你們再別混去做媒。做的好呢，不以為德；若是做的不好，令人終身之恨。」薛蝌道：「母親吩咐的很是。那一天有人給劉提台的六少爺做媒，說原任上元縣竺父台的小姐。這位小姐生的美貌非凡，兼通書史；並無兄弟，只有母女二人，必須一個奉養終身的好女婿才得。我瞧那劉少爺貌既不揚，粗魯可鄙，真是他娘不成材料的東西。前頭娶的張都司的姑娘，也很好的品貌，嫁了過去，被這位劉少爺朝也打，暮也罵，不到半年，活活氣死了。有那該萬死的媒人，想著法的要將竺小姐做成這門親事，我聽了實在氣不

過。因竺太太住在周大哥家，我特意去知會，叫他轉致竺太太，斷不可聽媒人說話，三心二意的害了姑娘。那竺太太說，多謝薛二老翁關切，令人感激。但小女自立心願，長齋修佛，不拘是誰說的天花亂墜，亦斷不能搖動。周大哥也說，這位小姐自立願之後，供著一尊觀音像，拜的十分虔敬。不知他立的是個什麼心願。」夢玉驚異道：「我前天做了一夢，雖不曾問的姓名，但那母女情形與這竺太太們光景不差什麼。」就將那夢境說話細說一遍。薛太太們十分驚異。

邢岫煙道：「玉兄弟這不像個亂夢，很有點子道理。別是竺小姐的心願就是你也論不定。」薛太太點頭笑道：「若果然是我這孩子，實在不錯。」薛蝌道：「若是寶琴不死，我也情願給他。三房共這一子，多娶幾個又何妨呢？太太原說要去瞧周大媽，就可以探聽他的心願。將玉兄弟漏個風兒，看他怎麼個意思？」夢玉道：「我梅家丈人有个同年，叫周則古。不知可是他一家？」薛蝌笑道：「他就是周則古。既然有世誼，你就跟著媽媽到他家去拜望，給竺太太去請個安，看是怎樣光景。」

薛太太道：「明日是三舅母的生日，咱們都去熱鬧一天，後日再到周家去。」夢玉問道：「那位三舅母？」薛太太道：「就是我同你賈家丈母的胞兄王子騰，原任內閣大學士，已不在多年了。你兩個哥都帶著嫂子們各在任上。你三舅母娘家姓沈，今年五十六歲，不願到兒子們任上去，帶著兩個姨娘在家安享。明日是他生日，咱們都去拜壽，後日再到周家去逛逛。」

夢玉答應。一齊晚景不提。

次日清晨，梳洗完畢，薛太太帶著兒子、媳婦們來到嫂子宅裡拜壽。夢玉見門樓高大，上面懸著一塊直牌，寫著「宮保大學士」五個大字，門樓下一面橫匾是「塚宰第」三字。自大門起一直進去，廳堂高敞，規模闊大，真不愧為金陵名宦之家。

薛姑太太在垂花門下轎，命薛蝌弟兄且在寶經堂用茶等候。

門上蕭桂給夢玉請安，說道：「大人宅上的徐忠，是我親姐夫那天大爺到金陵，他來同下人商量，說是榮府宅子破壞難住，要給大爺找個妥當公館。我說祝大人同咱們主兒同在翰林院做多年學士，最是相好，常在一堆兒飲酒賦詩。後來同在兵部衙門做了幾年左右侍郎，彼此關切照應，就像親手足兄弟一樣。那年咱們主兒不在了，祝大人做的輓詩、挽對差人致祭，還做墓志碑記。咱們這宅子裡，誰不知道感激？王、祝兩家這樣交情，大爺到金陵還用另找公館？況且又是榮府賈姑太太的姑爺，是這兒的外甥女婿，更不必說，同自家姑爺一樣，應分到這兒來住。我姐夫說，咱們跟著主兒多年，還不知道這樣交情嗎？但是咱們大爺年輕，但凡是老爺的年誼相好，從未接交，又沒有在人家住過一宿，斷不肯住在這兒的。昨晚上他同趙祿來坐了一會，說咱們大爺又繼在薛姑太太跟前做了兒子，只怕明日一准回來拜壽。下人聽說很歡喜，就上去回知太太，不意太太動氣大罵一頓，說道：『姑爺既在金陵，為什麼你不上來早說，叫他可憐的住在那破屋子裡，我怎麼對得過賈姑太太呢？況且還是咱們家至交好友的兒子，連祝府上太太們知道都要怪我。』他老人家昨晚上就叨叨了一夜，我為大爺得了個大不是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實是我欠理，應該早來請安，倒叫蕭管家得不是。」夢玉正在說話，聽著垂花門裡連聲叫：「請薛二爺同姑爺呢！」薛蝌忙同夢玉走進垂花門，見裡面管家婆、姑娘、媳婦們也不少，瞧見夢玉真是誇贊不已。來到卷棚下，有兩個體面媳婦笑道：「好個姑爺，怨不得姑太太愛的像個寶貝似的。」嫂子們掀起湘簾，弟兄走進堂屋。只見一位五十來歲瘦雅端莊的太太，滿面笑容，先拉住夢玉，兩手捧著他的臉說道：「我昨天晚上才知道，你給丈母在這兒修宅子，又給我二姑太太做了兒子。真是喜煞我了！孩子，你也不給我個信兒，叫我在你丈母跟前得個不是，這怎麼說呢！」夢玉跪下磕了幾個頭起來，另又拜壽。沈夫人笑道：「磕上這些頭，過多禮了！」薛蝌亦上前拜壽請安，沈夫人道：「咱們本家的姪兒、姑爺們都在園子裡聽曲兒，你去哥兒們熱鬧罷。兄弟在我上房，娘兒們還要說說話呢。」薛蝌答應出去。

沈夫人、薛姑太太帶著夢玉剛要坐下，聽見說本家的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全到了。湘簾高啟，走進一群花紅柳綠、粉妝玉砌老少佳人，先給沈夫人分班拜壽已畢，給薛姑太太請安見禮。

沈夫人拉著夢玉對眾人道：「這是賈大姑媽的女婿，二姑媽新過繼的兒子。」眾位太太、奶奶甚覺歡喜。薛姑太太對夢玉指道：「這幾位是舅母，這幾位是嫂子，這邊的是出嫁幾位姐姐，這是聘了人家幾個姐姐。這幾個同你差不多年紀，都是姐妹，倒是這兩位頂小的是姨媽。」夢玉挨次磕頭。拜見完畢，沈夫人讓姑太太上坐，諸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挨次而坐，將夢玉坐在自家身旁。

姑娘們送茶之後，本家六舅太太說道：「昨日二外外在咱們家一天，並不提起姑太太過繼兒子，也叫咱們吃杯喜酒兒。」

薛太太笑道：「我昨日要到這兒拜壽，剛出門就遇見他，你二外外那裡知道。這孩子好啊，大遠的道兒，在這兒給你大姐姐修宅子。他家三房共這一子，真是寶貝似的。娶了梅解元的兩個女兒同他父親同年鞠老爺的姑娘，還有他三孀子房裡兩個姑娘也給他做了媳婦，還定下咱們大姐姐跟前的珍珠四姑娘。」

這樣孩子，本情叫人喜歡，在這兒有好些日子，可憐丟下媳婦給丈母修屋子，你說叫咱們可要疼他。」四舅太太點頭道：

「像這樣孩子，實在難得。可惜鳳姐兒的妹子麟姑娘聘了人家，不然我也給他做媳婦。」眾位舅太太笑道：「四孀子說的不錯，咱們女兒若是未曾受聘，拉都要拉著他做個女婿。」眾太太們一齊笑道：「有了好女兒，找不著好女婿的多。就像上元縣的竺太太有個姑娘，聽說長的傻好的，擇女婿，擇的利害，不怕什麼公子王孫，總不合式。這兩年更鬧的有個趣兒，供著一尊觀音，立下什麼心願，吃了長齋。可惜那姑娘鬧的沒有結局。」沈夫人們深為歎息。

薛姑太太笑道：「姻緣自有前定。」就將夢玉前幾天的夢境細說一遍，眾位舅太太點頭稱異。六舅太太道：「聽說那姑娘供那尊菩薩，拜的很虔誠，這事只怕有點因兒。」沈夫人笑道：「咱們吃著面再商量主意。如果是姻緣，咱們二姑太太給承繼兒子娶個媳婦也很使得。」諸位太太都點頭稱是。

姑娘、媳婦們伺候坐席上酒。夢玉見那多寶■上有個福壽雙喜樽，親自過去取下來斟上美酒，跪在三舅母跟前，雙手敬奉。將個沈夫人實在樂極，說道：「好兒子，你怎麼這樣叫人疼？」忙接了酒，慢慢飲畢。構玉跪敬三杯起身，執著酒壺，各位舅母、嫂子、姐姐、小姨媽跟前各敬一杯。轉身給承繼的媽媽也跪敬三杯。

薛姑太太喜的說不上來，想起寶玉何曾有這些規矩禮數，教著他，都是做不來的。真是白長了那樣范兒，不是害病，就是發呆，令人討厭，走掉倒也罷了。薛姑太太正在思想，只聽見奶奶、姑娘們說道：「咱們也照著兄弟敬杯壽酒。」一齊站起，挨次各敬三杯，沈夫人略領點情兒。姑太太們敬酒之後，聽小兄弟們在卷棚下打十番唱曲，直鬧到晌午，散了面席。

夢玉跟著太太們淨過手面，坐下用茶。垂花門的一個老管家婆，手中拿著一封書子遞與沈夫人回道：「京裡專差帶來賈姑太太的書子。」沈夫人接著忙拆開封紙，見裡面有薛姑太太一封，忙遞將過去。邢岫煙接著拆開書信，婆媳兩個同看一遍，遞與夢玉笑道：「你看寶姐姐寫的書子，你丈母一准在二十左右起身，囑咐咱們照應你呢。」沈夫人笑道：「我書子上也提他呢。咱們不疼你，怎麼對得過你丈母？我千望萬望的，果然賈姑太太有回南的日子。將這封書給內外人瞧瞧，也叫他們歡喜。那送書子的差，賞他二兩銀。」管家婆答應出去，各處傳知，都知道賈姑太太要回南了。

沈夫人道：「二姑太太的月姑娘也帶了回來。書子上說，叫二外外夫妻去赴任，姑太太在家，老姐妹一堆兒過個安閒日子。這句話說的很是。那年我就留你在家做個伴兒，你一准要同去到任，可憐萬里多路，幾年鬧的音信不通。這會兒難得大姐姐也回了金陵，老姐妹多聚一天都是好的，還忍得再分了手去？」夢玉道：「賈家姨媽同寶姐姐們都回來，媽媽也忍得丟下咱們，大遠的去躲在那兒。」說著，淚流滿面的哭起來。沈夫人同眾位太太們一齊說道：「瞧著這樣孩子，你舍他不得。」薛姑太太笑道：「傻孩子，快別哭，今日三舅母的大慶。我依著你，讓二哥同嫂子去到任，我在這兒等你丈母回來。還要給你娶個媳婦呢。」沈夫人道：「真個的，將那竺姑娘娶了作你的媳婦罷。」舅太太們都說：「這倒很好，不知他家可願意。」薛姑太太笑道：「咱們明日帶著他到竺家去，只說是我的兒子親來求親，看他怎麼說。」太太們都說：「很好。明日咱們同去。」沈夫人吩咐，卷棚下再唱幾套清曲。點燈時候上了正席，直到半夜方散。薛蝌夫妻告辭回去，姑太太帶著夢玉，還有些不去的太太、奶奶陪著沈夫人談笑了一夜。

次日飯後，薛姑太太帶著夢玉，邀上兩位會說話的舅太太們，一群轎馬來到周孝廉家裡。周老太太帶著媳婦、女兒出來迎接。讓進後堂，彼此見禮讓坐。夢玉上前拜見已畢，周老太太們贊道：「好個孩子！是那位太太的相公？」薛姑太太道：「是我的小兒子，今日帶他來給老太太請安，順便到竺太太那邊去求親，說他的姑娘給我這兒子作個媳婦。」周老太太讓茶之後，搖著頭道：「太太們過去逛逛，瞧瞧他娘兒們都可使得。若說那親事，不提倒也罷了。那位姑娘性情古怪的利害，自從立下什麼心願，吃了長齋，聽見有人說媒，就哭的要死。竺太太只有這個女兒，疼的什麼似的。新近做了一個什麼夢，倒病了兩天。他母親千方百計的探他的口氣，才知道他立的心願。誰知道咱們害他的。」眾位太太問道：「怎麼是老太太害他呢？」周大奶奶接口答道：「說起來真是笑話，因我公公有個同年蘇州梅解元，他是鎮江祝家的女婿。有個內姪叫做夢玉，生的品貌像個美人似的，又最多情重義，文才又好。梅解元將兩個女兒都給他做了媳婦。說是三房只有這個兒子，他家老太太要多娶幾個孫媳婦呢。我公公又常聽見朋友們說，祝夢玉文章做的好，品貌又長的俊，將來很有出息。咱們老太太聽見了，就常掛在口頭，說是這些孩子們那裡再有第二個祝夢玉？人家有好姑娘，那裡找得著這樣好女婿？同竺太太坐下，就將夢玉要念幾句。今日說，明日說，將個竺姑娘說的存了心。想著母親年老，並無兒子，若不得夢玉這樣的女婿，那下輩子的老景就難定准了。故此立願長齋，除了夢玉，情願不嫁，終身奉母。」

咱們家老太太每天急的歎聲歎氣，祝家的親事斷乎難說，豈不害了這個姑娘？」周大奶奶只顧叨叨的訴說不了，薛姑太太同舅太太們只是抿著嘴兒傻笑。周老太太道：「既是太太們要過去拜望，咱們陪去逛逛。先著個丫頭過去知會，說薛太太同王宅的兩位太太要過來拜望太太、小姐。」丫頭答應出去。周老太太邀著眾人，往前面夾道里走過園來。夢玉聽了剛才這番說話，又見竹徑，恍然那一天夢境。想這竺姑娘竟是個神交知己，我若負了他，豈不是天地間又出了一個無情的寶玉？正在想的出神，竺太太母女出來迎接。周老太太指著通名道姓，彼此見禮。忽然瞧見夢玉，娘兒兩個駭了一跳，忙問道：

「這位是誰？」夢玉急上前請安拜見。周大奶奶道：「這是薛太太的小相公。」太太們走進堂屋見禮讓坐，丫頭送茶。薛姑太太見這竺小姐，活像是史湘雲顯魂一樣，真是奇怪。竺小姐也不住眼的瞧薛姑太太同夢玉。

眾位太太敘談幾句，竺太太問道：「薛太太有幾位相公？」姑太太答道：「三個小兒。長子已故，只剩他哥兒兩個，因他那天做了一夢，說是誤到此處，得見太太、小姐，彼此大哭。」

今日特地帶他過來請安。叫太太瞧瞧，不知夢中果然見過沒有？」竺太太母女大為驚異道：「果然實有其事，但夢中所見，並不是太太的相公，容貌雖是，名姓不同。」夢玉起身指道：

「那天同太太站在這塊磚上說話，姐姐領我進那屋子瞧那供的觀音菩薩，面前放著經卷，旁沿兒桌子上堆著些書，後來娘兒三個說些傷心話，彼此大哭而醒。雖是隔了幾日，如在目前。」

夢中所說之話，刻刻在心，斷不敢負太太的慈愛。」竺太太十分驚異，忙問道：「薛太太，怎麼你這相公說的一點不錯呢？」

兩位舅太太笑道：「如果說的不錯，就是姻緣，也別管他誰是誰。像咱們這外甥，再要找第二個像他的，也就費事。放著現成合式丟開手去，想那個你願他不願的人，豈不白耽擱了工夫？咱們今日來，原為的這件事，太太別錯了主意。」周老太太也巴不得說成了，放下一條心，再三贊道：「祝夢玉不過是聞其名，也未必有薛太太這相公的俊。當面錯過，真是可惜。」

竺太太娘兒兩個甚是為難，低頭想了一會，茫無主意。薛姑太太看這光景，心中甚覺過意不去，對著兩位舅太太道：「咱們說明了罷，別叫太太們納悶。」舅太太點頭，指著夢玉，將前後緣由細說一遍。周、竺兩家太太們喜的大樂。竺太太笑道：

「我說呢，那天夢裡分明說是祝夢玉，今日見的又不是呢，誰知有這緣故！我遵薛太太的命，再無改移。」此時，竺姑娘已退入內房。薛姑太太取出金釵二對作為定禮，拜了親家，命夢玉拜丈母。周府上的同舅太太們彼此道喜。將周老太太樂極了，忙吩咐就備喜席，就在竺太太堂屋裡擺個會親筵席。兩位舅太太甚覺歡喜，說道：「咱們既做了親家，諸事必得商量妥辦。昨天瞧見寶姑娘的書子上提了一句，說他乾爹病的很沉，倘若有一半點事故，這件親事就要耽擱下去。況且親家太太並無辦事的人，這嫁妝也就費事。過於什麼，又怪不可的，也必得商量妥當才好。」周老太太笑道：「嫁妝二字竟簡絕別提，倒是遠隔著幾天道兒，再有點兒別的，耽擱上三年四載。竺太太呢，更上了年紀，照應下咱們還不知道活得到那時不能。往後想來，就很為難。若就在眼前辦了，省掉多少費事。咱們不過是這樣白說，總要竺太太各自各兒拿主意。」眾人都說：

「老太太說的很是。」竺太太低頭不語，想了一會，點頭道：「我剛才細細想過，周老太太的話一點不錯。我向常多病，知道還有幾年去活？若說嫁妝二字，除了我的這幾件衣服外，所有我老爺遺下的這點宦物，都是女婿的，不用另備妝奩。至於完姻道理，既是他家人，憑姑太太愛幾時做親都使得。姑娘的花繡衣服還有幾件，很可以不用再做。依我說，連行盤過禮這條兒都可免掉。擇下日子，或娶或贅，聽姑太太主裁。」舅太太們都說：「親家太太見的不錯。咱們擇定日子，竟是這樣辦罷。」眾位太太不便久坐，告辭拜謝而散。

薛姑太太帶著夢玉仍回塚宰第。沈夫人問知緣由，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誰知這樣一個古怪姑娘，是咱們的姻緣。竺太太既是這麼說，也很是情理。姑太太總是借在本家住的，不如搬到這兒來，趕緊給夢玉娶了親，就打發二外甥夫妻起身赴任。」

等大姐回來，隨你愛住那兒就住那兒。」薛姑太太點頭道：

「嫂子吩咐，我依著你辦。叫夢玉趕著寫封書子，專差去稟知老太太同他叔叔。咱們一面就擇日子，在舅母這裡給他娶媳婦。」

沈夫人道：「當初寶玉小的時候，他舅舅同我疼的什麼似的，原同大姑太太說過，等這孩子長大成人，我格外娶個媳婦給他。」

後來聽見有個林姑娘，我就想這層。誰知他舅舅得了外任，幾年鬧的死的死，跑的跑。想起那孩子實在可憐可笑。像夢玉這孩子叫人心疼，別說是姑太太給他娶個媳婦，若是遇著好姑娘，我也願意娶了給他。況且咱們同他家的交情很厚，他父親做的墓志碑傳說的親如手足一樣，又只有這一個兒子，別說是他家寶貝，連咱們誰不將他當個寶貝呢？昨日蕭桂提起他姐夫徐忠說，前月十八是老太太的七十大慶，咱們全不知道，我正在這兒商量要親自去補拜生日。他的二孀子桂大妹妹是我沈家的老親，咱們姐妹從小兒住在一處，直到十三四歲這才分手，出嫁後彼此就不通音問，我就著拜壽姐妹們相敘一面。這會兒同姑太太帶著個新媳婦同去更好。」太太們敘談安寢，一宵晚景無事。

次早，夢玉剛請早安，有垂花門管家婆上來說：「薛二爺同蘇州梅解元請玉大爺說話。」夢玉稟過舅母同薛家媽媽，跟著出去到寶經堂，瞧見丈人，忙上前請安，同薛蝌問好。彼此坐下，梅白道：「老太太很安，三叔叔的病也總是這樣神氣，倒是你二叔叔、孀子，你丈母、媳婦們都勞乏的使不得。趕做完了老太太的大慶，內外男女倒像害了一場大病，全鬧的軟癱了。老太太吩咐，叫他們歇息幾天。我是被幾個好友拉著來約周則古去遊棲霞作詩會。帶著是你父親有專差書子回來說，你桂三舅一切還帳、盤費，全是你賈家丈母一個人包元兒，像這樣巾幗中的魯子敬，實在難得，老太太們十分欽佩。桂三舅已於十六起身，賈府的准在二十左右開船，叫你將丈母的宅子好生收拾，別要潦草。昨晚見周則古。知道薛姨太太繼你做個兒子，同住在王相國宅裡，又給你聘下竺父台的小姐做媳婦，我很感激歡喜。你年幼，不知王相國同你父親是數十年的莫逆知己，非同泛泛；就是薛家繼父，也是你父親鄉榜同年，與咱們家都是年誼契交。你固然年幼，連蝌二哥都不能知道。周則古說，竺太太很簡絕，隨著咱們擇日做親。今早上徐忠對我說，張本有書子給他，說老爺病的很沉，難以調治，斷不可叫老太太知道。我聽這話頭兒，有些不妥。剛才同你蝌二哥商量，稟明你繼母、舅母，給我道謝請安，說這事要辦，總在三天以內，別耽擱下去，恐有別的事務。再者還有一件難事，那幾天老太太大慶，裡面全虧鄭姑娘張羅照應，不辭辛苦，諸凡周到。你丈母見老太太疼愛的使不得，同汪姑媽打伙兒的求著鄭家姑媽，將鄭姑娘許下了你，等著回去做親。這會兒既有竺府這門親事，我今日專差連你的書子寄去，稟知老太太，趕著辭掉鄭家的，別誤人家親事。」薛蝌道：「兄弟陪著姑丈說話，我進去回母親同舅母，將姑丈前後的話細細稟知，看是怎麼辦法。」夢玉答應，薛蝌起身進去。家人們擺下點心、果盒，翁婿二人坐下用茶。又將桂家起身光景及宅裡近況情形說了好大一會。只見薛蝌笑嘻嘻出來，指著夢

玉，不知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